

人间

# 忘不了那碗手擀面

刘卫东

手擀面现在可以经常吃到,过年过节吃,朋友聚会吃,参加喜宴吃……但我唯独忘不了那一碗手擀面。

有一天,快下班的时候,接到了老妈的电话。

“东,你今天有空吗?你大姨家的表妹今天来了,拿了一兜芸豆和一只山野兔,我给你做你爱吃的手擀面。”“东”是老妈对我的专用称呼,我说:“行啊,妈,我回去。”

我是老师,还担任班主任。说实在的,自从踏上这个岗位,就是全天候的,起早贪黑,风雨不误,吃住都在学校,平时很少回家。老妈很支持我,总是跟我说:“别想家,好好工作。”偶尔回去一次,和父母一起吃顿饭,对我来说可能感觉不到什么,但在父母心里一定会感到极大的满足和快慰。

我跟学校请了假,把手头的工作安排好后,就踏上了回家的路。

这条路再熟悉不过了。哪里上坡,哪里拐弯,哪里有河,哪里有桥……就是闭着眼我也不会走错。

夕阳衔着西边的山头,通红通红的,如火烧一样,迟迟不肯落下。微风吹在脸上凉凉的、痒痒的,心中有一种别样的感觉。

这条路以前是沙土路,很窄,我上学的时候,每天至少要走两个来回。后来变成了柏油路,宽阔多了,我也参加工作了,走的次数少了。不过,不管怎么变,这条路永远通向我家。

走在回家的路上,天边的火烧云一如我家小红楼的颜色,家的温馨涌上心头。

以前生活困难的时候,主食以粗粮为主,就是玉米面和地瓜干,偶尔能吃上大米,家里那点白面,要等到过年过节或者家里来了客人时才能吃。也只有在这个时候,我才能吃上老妈做的手擀面。

记得有一次,大姨和表妹到我家玩,老妈拿出了久存的白面做了顿手擀面。老妈先给大姨和表妹各盛了一碗。“孩子先吃。”大姨说着,就把她那一碗往我面前推。“他姨,哪儿有孩子先吃的,你先吃着,孩子有。”老妈说着,给我也盛了一碗。

手擀面是芸豆卤的,还漂着鸡蛋花,滴了几滴香油,那个香啊。我管不了那么多,三口两口就吃完了,还用余光瞅了瞅锅,没有了。意犹未尽啊,我知道不能敞开吃,老妈还一点儿都没吃呢。

如今,我当了老师,原来是孩子的我,现在成了孩子王。这次回家,我要向老妈报个喜。因为今天的月考刚刚揭晓,级部前十名我班就占了四名。我辅导的学生,在华东六省一市暨香港特别行政区作文竞赛中获得一等奖,我还获得了优秀辅导教师奖。

跨过那条铁路,拐个弯,就到家了。熟练地开门进屋,满屋充溢着饭菜的香味,让人顿时感受到家的温暖。

老妈说:“东,回来了,快点洗手吃饭吧。”“坐吧。”老爸说话总是极其节省。

桌上已经摆满了热气腾腾的饭菜,大葱也已经剥好,嫩白嫩白的,旁边还有一碟面酱,这激起了我的食欲。桌子的一角还放着一瓶起了盖的啤酒。我知道老爸是不喝啤酒的,这瓶啤酒肯定是给我准备的。正想着,老爸把啤酒“咕嘟咕嘟”地斟满了一茶缸子,细腻的白色泡沫颤颤盈盈地都快要溢出来了,然后放到我面前,说:“你喝。”依旧是节省得不能再节省的文字。我端起茶缸,说:“祝老爸身体健康!”

老妈嫌我吃得少,一边夹菜一边说:“多吃点。”

“东,知道今天为啥叫你回来吃饭吗?”老妈看着我问。

我愣愣地看着老妈:“不是你叫我回来吃手擀面的吗?”

“这应该是长寿面啊!”老妈点破了,“今天是你的生日啊!”说罢,老妈把一大碗长寿面端了上来。依旧是芸豆卤的,不仅漂着鸡蛋花,面里还卧着一个鸡蛋,依旧滴了几滴香油,还是那么香。

“祝你生日快乐!”老爸说。

工作忙,我都忘了生日这码事了,可是爸妈没忘!对老妈来说,除了过年,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日子。惭愧啊,我却不记得老妈的生日。

我不禁鼻子一酸,可还是忍住了,低头开始吃面。我在心里发誓,现在工作了,有收入了,从今往后,老妈的生日宴我包了,再给老爸买瓶好酒。

记得一名叫坂本一敏的日本人,他花了30年的时间,走遍中国450多个地方,只为寻找心中最爱的那碗面。上海雪菜肉丝面、兰州牛肉拉面、北京炸酱面、宜宾燃面、桂林马肉米粉……这些都让他赞不绝口。虽然我没有吃过这些面,但我最爱吃的就是老妈做的那碗手擀面,那碗特意给我做的长寿面。

## 他们是列车“美容师”

张继勇

“叮铃铃、叮铃铃……”闹钟只响了两三下,老蔡就从被窝里一骨碌爬起来,简单洗漱后,匆匆忙忙地扒拉了几口爱人做的早餐,就出门赶公交车去了。

老蔡要去的地方是烟台运用车间(客整场)。这个车间位于蓝烟线烟台站西芝罘屯路87号,隶属于济南车辆段,担负着烟台开往北京、广州、贵阳、佳木斯,以及山东临沂、枣庄、曹县等方向列车的检修运用任务。

老蔡要做的工作是清洗绿皮火车的车皮。他做这项工作已有3年多,是刷车7人组中最年长的一位,也是刷车最快的一位。他今年已虚岁60,老家是山东聊城,年纪不大就出来闯荡,曾做过10多年的海员。现如今,不服老的他还没有停下奋斗的脚步。

老蔡还是第一个到达客整场。而后,老张、老尚、老朱、老李、老王和我先后到达。

来自烟台本地的老尚、老王和来自泰安的我同岁,都是57岁;来自山东曲阜的老张54岁;来自内蒙古的老李53岁;来自山东鄄城的老朱52岁,他也是刷车7人组中最年轻的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为了照顾孙子离开家乡来到烟台的。

当天的气温很低,东北风6—9级,雨夹雪。虽然大家都穿上了绒衣绒裤,在寒风中还是被冻得瑟瑟发抖。

上午8时许,列车做好了防护,可以作业了。他们听从指令,扛起先前盘好的60多米长、30多公斤重的高压水管向列车走去。当天共有5列、90节车皮需要清洗,平均每个人要刷近13节,这也是自国庆节假期加列加厢以来比较多的一天。由于发往临沂的列车中午就要出库,他们加快了刷车的速度,手中挥舞高压水管的速度也比平常快了许多。这时,东北风也来和他们作对,顺着两列车体间的过道吹过来,一阵强似一阵,他们手中的水管和刷子也被风吹得东倒西歪,喷出的水也是东一片西一片的,可他们还是咬牙挺紧手腕,尽量保持稳定,决不落下一丝一毫的空隙。不一会儿,汗水就浸透了衣衫,可大家没有停歇,没有偷懒,认真将车皮刷得一尘不染。

老张前几天请了3天假,十月初一回曲阜老家为今年春天去世的父亲上坟,今天早晨刚坐高铁回到烟台,顾不上休息就赶来刷车。他被大家亲切地称为“劳模”,虽然刷的是全列车最脏的部分,但他刷得最干净,几乎一点瑕疵也没有。身高1.6米多的他又黑又瘦,腰弯了,背也驼了,如果队上安排他上夜班或者加班,他一点怨言都没有,几乎是随叫随到,而且有点小病小恙也从不请假。有一次,有人悄悄地问:“为何病了也不请几天假?”他说:“都这个年纪了,能有份工作不容易,要珍惜啊。”

老尚几乎就是个“铁人”,上了白班还要上夜班。这不,上个星期二他感觉胃不舒服,不得不请假去医院检查。通过做胃镜,医生告诉他“胃里有出血点,需要住院治疗”,可他记挂着刷车工作,没有住院,只在家休息了两天就拖着病体来上班了。“老尚啊,咱都这个年纪了,可要保重身体啊!”他却乐呵呵地说:“放心吧,兄弟,我这身子骨杠杠的,没问题,晚上回去挂个吊瓶,几天就好了。”闻听此言,大家直竖大拇指。

最美不过夕阳红,“列车美容”我最行。寒风中,几位年过半百的刷车人,依然奋斗着。随着我国高铁技术的不断革新和发展,绿皮火车必将退出历史舞台,这些刷车人也将被逐渐淘汰,一代代刷车人的足迹也会湮灭在历史的尘烟中,但是一代代刷车人创造的刷车精神必将永存。

寒风依旧呼啸着,烟台客整场的刷车工们还在奋力地舞动着高压水管,水是凉的,可他们的心却是热的。当一列列经过他们双手“美容”过的列车驰骋在祖国大地上的时候,他们的心中总是美滋滋的。

诗歌港

## 情海(外一首)

倪誉晏

凝望夜的幽深  
看不清的落叶,满地沙沙  
空气中有幽灵、幻影  
总是惊起如痴的岁月

黄花瘦别,雨残心事  
追逐着耳畔的风告诉我  
飘荡、梦幻、流光溢彩  
还是千层浪的喷涌  
织就了  
仅是一场烟火的壮烈

玉的深情  
隔着天的帷幔,与黑夜对视  
一层轻纱虚掩的  
也许只是暗处的忧伤

## 夜深人静

我是在这样的灯下  
书写工整的笔画  
你说,等你的归期  
是我写厌了撇和捺

笔墨的蜿蜒连接起来  
有我们的距离长吧  
我是踏着墨的清香追赶你的足迹  
还是在月下遥望着你的家

夜静时,有几户人家  
屋里有温暖的饭菜佳肴  
勺铲在锅里翻动着  
期待心里飞出了鸟儿  
把爱的根深深深地扎在相思树下

## 市作协创作基地在璜山书院揭牌

本报讯(通讯员 北芳)日前,烟台市作协创作基地和《万松浦》杂志烟台读者俱乐部市直分部同日在璜山书院举行了揭牌仪式。省、市两级作协会员60多人欢聚一堂,共话文坛喜事。烟台市作协主席王秀梅,副主席胡剑华、李华,烟台市社科联秘书长孙鹏,璜山书院院长邢纪波等应邀出席揭牌仪式并颁发了聘书。

烟台市作家协会创作基地和《万松浦》杂志烟台读者俱乐部市直分部成立后,将依托璜山书院大力倡导各种形式的文学阅读、创作和学术交流活动,力争把基地和俱乐部办成作家、文学爱好者、读者的乐园。

璜山书院以讲学、藏书和传承文化为己任,作为“山东省年度最美书店”“最美阅读空间”,本次揭牌仪式后,将大力倡导各种形式的文学阅读、创作和学术交流活动。同时,计划众筹出版《老物件上的胶东风俗》,发扬“烟台老街故事”的创作思路,发动更多作家积极参与《烟台故事》丛书的整体写作和宣传,为发展烟台文旅事业和丰富烟台百姓文化生活贡献力量。